

九五

【每个官员都有自己的「道」
正道、邪道、中庸之道，
关键看你最终走哪道】

长 篇 时 政 小 说

王曦昌 著

【很多女人都有自己的
得看你最看重哪份情】

情，友情、
恋情、欲望之情



群众出版社

尔虞我诈 错综复杂的权力场
赤裸欲望 缠绵悱恻的生死情

政府官员，房地产商——**权钱交易**，只能满足一时贪欲
官太太、黑社会——**温柔陷阱**，怎料背后暗藏杀机

地望

长篇时政小说 王曦昌 著

 群众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九五地王 / 王曦昌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 - 7 - 5014 - 4802 - 9

I. ①九…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24306 号

九五地王

JIUWUDIWANG

王曦昌 著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兴华昌盛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

印 张: 17.25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6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4 - 4802 - 9

定 价: 30.00 元

网 址: www.qzcbbs.com

电子邮箱: qzcbbs@163.com

营销中心电话: (010) 83903254

读者服务部电话 (门市): (010) 83903257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网购、邮购): (010) 83903253

文艺分社电话: (010) 83903973

综合分社电话: (010) 83901870

杂志分社电话: (010) 83903239

电子音像与数字出版分社电话: (010) 83905727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懵懂出走 / 1

杏子要求视频，郎桥就开通了视频。看到的是一位既年轻又漂亮的少妇。

第二章 梦幻陪游 / 17

男人花钱找女人，一般管那个女人叫做“鸡”，而女人花钱找男人，那个被买的男人就叫“鸭子”，那么，他是什么……

第三章 稀缺的熊猫血 / 33

那个憨劲儿是一种男人的味道，男人有了这个味道，释放出的就是让女人着迷的气味儿，女人一旦感觉到了那种气味儿，就会身不由己走近那个男人，就想傻傻地贴到那个男人的身上……

第四章 网络平台与魔术箱 / 47

这个网络平台无形无象，但功能巨大。它能像魔术箱一样，可以随意把权力置换成金钱，亦可以把金钱置换成权力。

第五章 孔方兄的变数 / 65

郎海山下岗后的境遇，让他体会最深刻的一句话就是：钱不是万能的，但没钱是万万不能的。



目 录

第六章 权贵圈子 / 77

社会上有大大小小、形形色色各种圈子，每个人都在圈子里活动，只是，每个人都找适合自己的活动圈子，但常常是圈子找你，而不是你找圈子。

第七章 石榴裙演绎出的学问 / 91

有人说，赌徒和美女都能创造奇迹。梅子自从拿下了常务副市长丁浩川，她在春都市房地产界就如鱼得水，在几年时间内，她名下的动产和不动产就翻了几十倍。

第八章 角色 / 107

这个社会很有意思，官场上的一些人热捧有钱的，而有钱人又极力巴结有权的。权钱扎亲，生出的小娃娃保准是人间祸害。

第九章 初恋记忆如刀刻 / 123

初恋之所以弥足珍贵，就在于它有温度和纯度；当爱恋成为一种游戏，也就成了头上飘忽的云彩。

第十章 恐怖的鲜花 / 135

单宁每天都派人给淳丹琪送一束鲜花。但每束花，都令她毛骨悚然……



目 录

第十一章 无赖与无敌 / 155

小狗喝了淳丹琪放在床头水杯里的水，顿时就哑了。接着，在宝来车的副驾驶座位上又发现了一枚拳头大小的铁蛋子，恐怖无处不在……

第十二章 拿地硝烟 / 169

烈士遗孤林教授看到报上刊载的开发商要开发元宝山烈士陵园的消息后，他先是写文章抗议，然后就是组织烈士遗属上访。由此，那块有九五之尊的地王便裸现在民众面前了……

第十三章 关键是先把水搅浑 / 187

浑水才能摸鱼，姚黑子和梁镇长就是要把水搅得越浑越好，大家的眼睛都盯着地王呢，现在还不是说胜负的时候，看谁笑到最后……

第十四章 在商言利 / 201

在生意场上，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第十五章 暴利引出的暴力 / 211

因为有暴利，所以，有人就会铤而走险……



目 录

第十六章 一石三鸟 / 221

梅子想的是，把能人郭敬挖来，既拆了达达公司的台柱子，又扩充了自己的实力，说不准在感情上还会有意外的收获，一石三鸟，何乐而不为呢？

第十七章 报复 / 233

一个女人要报复一个女人，整个思维的分子都喷张着剧毒，她会像毒蛇一样忍忍潜伏着寻找机会让对方领教她毒牙的尖利。

第十八章 背叛 / 241

你相信我，说明你愚蠢；而我背叛你，说明我不再需要你。

第十九章 泄密 / 253

隐私是有级别的，隐私一旦成为绝密，拥有者有可能成为一种负担，也有可能成为一种高纯度的兴奋剂。

第二十章 永远的元宝山 / 261

老首长的态度非常坚决，只要他活着，烈士陵园就不能开发成商用墓地！

郎桥一觉醒来已是天光大亮了，他马上意识到今天他应该离开春都市。他心爱的贝奇走了，他一个人不想在这个令他伤心的城市再待下去了。

贝奇跟他是一起放弃高考从家里逃出来的。其原因很简单，他跟贝奇偷吃了禁果，被父母发现了，父亲为他在备战高考的关键时刻还贪恋儿女情长而恼羞成怒，打了他一个耳光，在他的记忆里这是父亲第一次这么粗暴地对待他，就是这一个耳光导致他下定决心跟贝奇一起走出从来都没有离开过的家。想不到的是，出门在外，花钱的地方太多了，吃饭、住宿、喝矿泉水、买卫生纸、上网，还要购买牙膏、牙刷、水杯……处处要花钱，怪不得人们拼命赚钱，原来钱这东西像血液一样支撑着人的生命。当他们把身上带的那一点钱花光后，才想到应该打工养活自己，他们终于知道，离开父母的呵护之后，独立生存的第一感受是什么了，那就是需要工作，要自己赚钱养活自己。但眼下在大城市里找工作实在是太难了，简直就是“难于上青天”。工

作这样不好找，原因很简单，那么多的下岗职工，还有每年都在递增的大学毕业生都在为谋一份生路而东奔西走不遗余力。而工作跟生存又像心脏跟周身的血管一样相互依赖，心脏不干活，血管也就干瘪无力了。没办法，为了填饱肚子，两个人经过反复商量，只好同意贝奇去瓦舍街上的一家歌厅唱歌，虽然赚不到多少钱，但填饱肚子还是没问题的。想不到的是，从前天晚上起，贝奇就没有再回来，郎桥几乎找遍了瓦舍街上的所有歌厅，根本就没有贝奇的影子。后来，他又去了春都市几家大的歌厅明察暗访，但也没有得到贝奇的信息，贝奇的手机更是一直打不通。后来，郎桥在QQ上收到了贝奇发来的一封电子邮件，告诉他，别找她了，她现在已经离开了春都市，这次离开他的主要原因，是她被一个歹徒给强暴了。贝奇没想到，自己才十七岁，正是花季年龄，就被那个龌龊的男人给强暴了。以前，她曾多次发誓，她这一生，不会让第二个男人碰她的身子，没想到，这么快她的青春誓言就被粉碎了，此事让她明白了很多东西，人生的未来计划是那么不堪一击，誓言就更一文不值，她现在不想再搞什么长远的计划了，眼下的谋生问题才是最重要的。她还对郎桥说，她被那个龌龊的男人强暴后，她就没有勇气再跟他住在一起了，那个龌龊的男人几乎颠覆了她对人生的所有信念，她虽然不想为此事去自杀，但她面对自己心爱的男人，还是没有勇气再亲密的接触了，起码，她现在还做不到……她祈求郎桥宽恕她，但她会天天想他，为他祈祷，为他祝福……

郎桥马上给贝奇回信，让她告诉他那个坏蛋的姓名、工作单位。他写到，他迟早迟晚，会让那个恶人成为当代太监。

贝奇在回函中告诉他，那个坏蛋的底细她根本就不了解，她去找

过他说过的工作单位，根本就没有那样一个人。实际上是贝奇不想因为她的不幸遭遇给郎桥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才这样说的。

郎桥在QQ上给贝奇留言：贝奇，没有你在身边的日子，我整个人就像闷在没有窗户的屋子里，我感到空前的压抑和窒息，我四顾茫然，无所适从……

在学校读书时，过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走出家门才知道，我们对这个世界了解得实在是太少了。在学校里我们就知道反复去做各种习题，参加一次次乏味的考试、竞赛，可是，那些知识到社会上根本就派不上用场，我倒觉得父母让我学的散打，在流浪的岁月中最有用，最起码能增加我的自信。我想到少林寺去看看，也许，在那里，我要待上一段时间，也许，我会去寻找哪个武林高手，拜师再去学几招。好了，这些，只是我的一些想法，但究竟能不能成行，我还没有想好……

然后，郎桥简单地收拾了东西，就去吧台结账，准备去火车站，购买去S市的车票。

郎桥刚刚走出住处，准备乘公交车去火车站。想不到，就在这个时候，他看到一个小伙子躺在马路旁的人行道上。他马上走了过去，看到小伙子的脸上手上都是血，过路人看到这个受伤的小伙子如同看到一只受伤的流浪狗，大家都不去理睬。世风日下，此种情景经常在大街小巷发生，大家已经见怪不怪了。

小伙子还清醒，对郎桥说：“哥们儿，快把我送医院。我上衣的口袋里还有两千多块钱。”

于是，郎桥赶忙叫了一辆出租车，带着小伙子去了附近的一家民营医院。

医院的医生让郎桥交住院押金，郎桥从受伤的小伙子的上衣口袋里摸出了两千一百块钱，然后，又毫不犹豫地把自己身上带的仅有的几百块钱都给了医院。

医生告诉他：“不够。最少要交三千块。”

郎桥有些为难地说：“你们先救他的命吧，欠下的钱我会想办法的。”他只是说说大话而已，以后想什么办法，他自己也不知道。

医生说：“这事得请示院长，我们无权处理。”

郎桥去找院长。

医院的院长是一位五十多岁的中年妇女，一袭白大褂裹着富态的身子，白胖白胖的，弯眉细目，脸盘子挺大，鼻子有些扁平，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一位慈祥善良的知识女性。果然，郎桥把难处跟她诉说了以后，她动了侧隐之心，虽然押金不够，但最后还是同意给受伤的小伙子进行检查，好在没有伤筋动骨，都是皮肉之伤，伤口消毒清洗后进行了包扎，打了消炎针。

小伙子叫郭敬，洗去了脸上的血迹和污垢露出了一张白净的国字脸，脑门儿和眼睛都挺亮，上下唇又肥又厚，一张嘴就露出两排整齐牙齿，最突出的是两只耳朵挺大，紧紧地贴在脑袋上。郭敬告诉郎桥，他是来这里打工的，他有一个女朋友，跟他在同一家公司上班，他的女朋友因为身材好，又有几分姿色，被公司老板看中了，就千方百计引诱她做了二奶。他找公司老板说理，公司老板阴险地冷笑着说，这事真的没有道理可讲，谁让你不是老板，而是一个打工的呢？他又找女朋友，问到底为什么对他这样薄情？女朋友告诉他，她想马上有车、有房子，而你不能给我，而他能满足我现在的愿望。如果我跟你，不知是猴年马月才能有车、有房子。此后，还没等他向老板递上

自己的辞呈，老板就把他解雇了。本想再找一份工作，赚钱养活自己，可是，在路上发现几个男人在抢劫一个女人的包，他就冲上去帮助那个女人，没想到，包没夺回来，他还被打倒了，还挨了歹徒好几刀，后来，那个女的也吓跑了，几个抢劫的也跑没影了。小伙子说，老弟，多亏了遇上你，我当时被他们打蒙了……

郭敬比郎桥大，今年二十八岁。郭敬自我介绍，他在中原大学读硕士时，帮助导师撰写一本二十多万字的著作，资料和初稿几乎都是他搞的，但后来此书出版后，导师只署了自己的姓名，在书的后记里也没提到他的名字。他愤怒之下，本想向学校举报导师的卑劣行径，但这事被另一个老师给压下去了。此后，他打心眼里瞧不起那个导师，也没心思再听他的课，一气之下，就辍学了，流浪江湖打工。没想到，出门在外，举步维艰……

虽然郭敬的伤势不太重，但住一个星期的院，住院费也在三千元以上，现在他们两个人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了医院，还亏欠医院五百多元。上哪儿弄钱去呢？实在没办法，郎桥就找到医院的院长，央求她允许两人留下身份证签署欠条，等两人挣够钱，马上归还所欠的住院费用。

院长迟疑了好半天才答应了他们的请求，“那我就破例照顾你们一回。”

这样，郭敬就办理了出院手续。两个人身上都没有钱，但又都饿得不行，郎桥说：“大哥，你到前面的广场上休息一下，我看看上哪儿去打一份零工，挣点钱咱俩好填饱肚子。”

郭敬说：“老弟，咱俩一起去找活儿。”

郎桥说：“大哥，你刚刚出院，体力还没有完全恢复，还是我一

个人去找活吧。”

郭敬说：“那不行，咱哥俩一起去，我没事了。”

于是，哥俩儿就在大街小巷上转悠找活，他们来到一个工地，工友们正在搬运水泥。郎桥试探地问可否让他们也参加搬运，挣点零花钱？一个管事的说，可以，五角钱一袋，行吗？郎桥说，行行。这样，郎桥跟郭敬一起，每人帮助搬了七十袋水泥，共计赚了七十元。有钱了，他们找了一家大众浴池，冲了个澡。走出浴池，郎桥说：“走，吃羊汤去，我还真的饿得前胸贴后背了。”

于是，郎桥跟郭敬找了一家回族饭馆，点了两大碗便宜的羊汤，又点了一盘素炒土豆丝，四个馒头。这是菜馆里的菜谱上最便宜的菜了，郎桥知道他们口袋里的钱不多，只能这个样子了。

实在是太饿了，他们每人先吃了两个馒头，然后郎桥举起盛羊汤的大碗说：“来，大哥，为了我们的缘分，就以汤代酒，来喝一口。”

郭敬忙说：“应该我先敬你，我得感谢老弟救命之恩啊。”

郎桥说：“哪里哪里，还是我们有缘分啊。说真的，我打看到你，我就没有陌生的感觉，这就是投缘。以后，你就永远是我的大哥。”

郎桥觉得郭敬这个人很好，坦诚、开朗，待人热情，尤其是两个人话语投机，所以，就一见如故。

郭敬也很喜欢郎桥的憨厚、真诚，讲究哥们儿义气。郎桥虽然年龄小，但很有思想，能够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

郭敬说：“从今往后，咱哥俩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郎桥说：“对，咱哥俩以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哥俩儿吃饱了，喝足了，郭敬问郎桥：“老弟，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去干什么？”

郎桥说：“我还没想好，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郭敬说：“也好，我想我得先在那个工地多干几天了，等把欠医院的钱还上，我就去大西北。”

郎桥说：“那我跟你一起干几天，也能早一点把钱凑够。”

于是，郭敬跟郎桥在工地又干了一个星期的苦力，挣够了欠下的住院费，到医院结了账后，哥俩儿又喝了一次羊汤。临走，郭敬说：“那咱哥俩就此分手吧，各奔前程，一旦谁有了出息，再合伙一处。”

郎桥说：“好吧，我在课本上学过一句话，叫做‘苟富贵，勿相忘’。”

郭敬说：“对，苟富贵，勿相忘。”说着，哥俩儿拥抱告别。

郎桥告别了郭敬，自知身上剩下的盘缠不够购买S市的火车票，然后又在市里晃悠找活干。突然间，他在一所大学门前的电线杆上发现一则启事，内容是一个大四的同学想找一个人辅导经济学方面的论文，价格和条件都没讲，只许诺报酬优厚，他马上拨通了那个启事上留下的电话，双方定下马上见面。

很快，郎桥便跟那位张贴启事的学生在那根电线杆下见面了，张贴启事的是一位矮墩墩的大脸、小眼睛，身体肥胖的男生，他说他不会写毕业论文，抄袭会被通报批评还不给发毕业证，于是想了这么一个办法。他还直言不讳说，他不是考上来的，是他老爸花钱送进来的，他老爸把他工作都找好了，就差完成论文毕业。实际上，他那论文一个字也没写呢。

郎桥问：“你能出多少钱？”

那个矮胖子大学生答道：“一千块怎么样？”

郎桥说：“行，成交。你把写论文的要求给我吧，三天后，我就在这给你论文，你把钱支付给我。”

那个矮胖子大学生说：“行。”

告别了矮胖子大学生，郎桥马上跟郭敬联系。他推断郭敬肯定没有离开春都市，因为郭敬也需要打零工赚够路费才能走人。电话通了，郎桥跟郭敬简要地说了写论文的事情，最后又说，这个事搞定，咱哥俩就把车票问题都解决了。郭敬在手机里说：“OK！这真是天助我也！我也正为去大西北的路费犯愁呢，如果有了足够的钱，我第一站就去乌鲁木齐。”

准确点说，郭敬只用了一天半的时间，就把一万字的论文写出来了。郭敬在校读研时是高才生，写一篇本科毕业论文，对他来说，是轻松的事情。

第三天，郭敬跟郎桥一起去见了那个矮胖子大学生，矮胖子大学生看完论文后，很满意，然后拿出十张百元大钞，给了郎桥。

事办完了，矮胖子大学生走了。

郎桥说：“大哥，这一千块你拿八百吧，我拿二百就够了。”

郭敬说：“那怎么行，一人一半，每人五百。”

郎桥说：“你去大西北，路途遥远，我去沿海城市，毕竟近一些，用不了多少钱，你就别跟我争了，哥们儿之间，分那么细干什么。”

郭敬说：“也好，那我就拿七百吧，你留下三百。”

郎桥说：“好吧，就这样。”之后，两个人又一次拥抱分手。

郎桥直接去了火车站，购买了去S市的车票。他估计，贝奇很可能去了S市，因为他们两个在学校时，都看过介绍S市的宣传片，说

争取早饭不吃了，如果明天运气好，说不定会找到工作做。此时，他想到了回家，但自己在给父母的留言中说了，此次出来，不回家了，也不考大学了，出来这么几天就回去，太没有志气了。再说，那个家，他是真的不想回去了，此次离家出走，想跟贝奇在一起生活是一个方面，更主要的是，他真的不想考大学了，因为父母早都下岗了，家里一点积蓄都没有，父母把所有的钱，都攒下来供他念书。母亲每天上街都买最便宜的菜，一般都是菜市场要关门的时候，母亲才去买菜，那个时候的菜是最便宜的。父亲喜欢喝酒，可是，父亲从来不喝瓶装的，一直是散装的小烧，两块钱一斤……自从他上初中以后，他就没看到过妈妈买化妆品，就是最廉价的雪花膏，妈妈也舍不得用，妈妈的头发白了一部分了，但她从来不去染发，当然，就更不去理发店烫发了。邻居家逢年过节，亲属聚在一起到饭店团聚，可他家，自从父母下岗后，从来不敢去饭店，所以，他早就不想考什么狗屁大学了，就他家现在的经济条件，他就是考上大学，那些费用也拿不起。虽然，父母都期待他考上大学，但一旦考上了，父母的压力会更大，再说，就是念了大学又怎样？眼见那些像蝗虫一样多的大学毕业生毕业就失业……

郎桥身上只有六角钱，甬说舍不得乘公交车，就是想乘公交车也不够用，他只能用两条腿步量回住处。他现在才知道，人活着需要吃饭、睡觉，最实际的是要有一些钱，人没钱是很难生存的。比方说现在，小旅店的住宿费就是个问题，一旦人家让他结账，他就束手无策了。还有，哪一家餐馆、食杂店都不会免费向他提供食品。现在，他想活着，只有三条路可走了，第一条路是回家去，回到父母的身边去；第二条路就是沿街乞讨；第三条路就是自己找事做，用自己的双手去